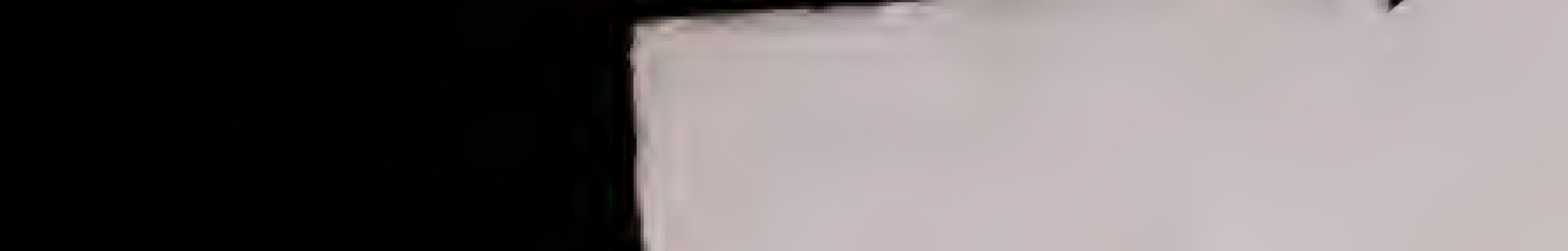
尤菴集

二十九

書



尤菴先生文集卷七十五

書

與黃周卿 世禎 己丑二月

前後書照未凡事如何處置公烟之借更思之極知不便第看朱夫子與趙帥書當時此義偶然忘之非惟不止抑亦助成追思極可悔萬一爲之其不入精舍者此實朱夫子截然難犯處今諸人設或不從而役彼爲之敢行朱夫子不入之訓也千萬諒之時雨乍零種松事亟與理會竹則愈早愈好正月移栽者萬無一死矣去年所塑有欲并作者分授也吾則欲專力於水田矣千萬不一

柳川禮訟最後聞之大抵只從家禮無甚害事而必以古禮一節倉卒生枝取人惱怒未知如何且彼兩家所行若是大悖則明友之道不得不相正聞彼時兩家已以家禮停當而被君意鬧果若如是則恐非穩當曾見某少辭氣極不平不敢答驪江而專答君可歎可歎吾嘗引魯男子之說以自況曰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吾非不欲效驪江力量實不敢及故退守吾拙法此法雖拙不害學柳下惠也且人資稟不同朱先生有言大資大段高則學明道不然則且學伊川此言區區每自體

當也如何如何今日砦謗在驪則如紅爐上點雪在君則有不然者故有柳下惠之說想能默會耳大抵區區相念不能自已此等說話實出於片片赤心庶幾相諒矣曾見草紙於君極有未安之意今者炭怒又如許吾之所守十分是當則雖千萬人吾亦往若其不然則不亦殆哉不亦殆哉每謂君高明解事意必徵於色而不難於斡旋故如是鑒遍並此見諒幸甚幸甚

又 丁酉

久不相見戀甚昨書爲慰覺斬字考出爲幸諸君論議此雖深聾豈有狼藉如此而不聞之理可發一笑

也鄭固有所失言而以某兄爲不及濂溪云則似不必深罪旋亦自訟則尤無可攻之事而添加增益以爲罪案則其失有所歸矣且諸君何不思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乎況凡事雖善必無所爲而爲然後乃爲天理之正不然而構揑增加以爲自功之資則必爲鄭所唾矣吾爲諸君惜之也鄭請急歸太白杜門省愆欲無累及師友吾以爲如此則太露形迹而止之矣如何如何

又 戊戌十二月

下去之後絕未有聞戀思方切來書忽至喜慰可量此方與同志料理薦選事而人心不如我心且被尼

友大罵衆心驚擾可悶蓋以若干未蒙先收之人多做無根之言以傳於彼彼之信聽則宜矣我則固無動意而他人則豈能自信耶唯是春兄復入栢府市兄受檢詳之命是爲拭目處也

又 己亥元月

歲前見書深慰只是中路書終不得見可恨此客裡逢新遠隔香火加以時事叵鼈無可下手處希查又起朝著將生大開每與市南言及爲之寒心淚則固蔽於私情之切而爲之謀者何乃如此慫慂使至於此耶莫非時運所關奈何奈何

又 己亥元月

戀中頃得惠書慰瀉無已此中意竭力盡都無寸效只自狼狽危機敗症式日斯生如此而可以有濟乎不如袖手歸來以返初服耳驪江嘗往見之爲說其學之非則乃曰子思之意朱子或有不知而我亦能知之此說甚駭而座上有金泰叔者乃曰此說未知希仲爲主耶朱子爲主耶其言尤極無理無禮不可更言時俗如此眞所謂更無開眼處奈何奈何吾門少輩作書責我曰彼說如此而乃擬講職至陳於榻前後世無被並案之議耶吾無說以解矣君輩平日妄相推尊使至此極奈何奈何馬橋被薦後辭說極煩竟被臺劾一番風浪久而未已今者乃有連累

此身之意如此則何以服人心耶可恠可恠

又 己亥

昨日是殿事之終忍死入哭仍蒙賜對　天顔視當初頓異而鼻塞重聽等症尚未減極可慮也　停幸之請大臣甚力而不得矣吾則但云自　上必自量處第恐至情所蔽未能深察所患之輕重也希說自上發問以爲見其疏意遷葬則似當出仕云云春兄略陳其槩矣吉甫以書責我以不能請於　大行王以師事郭隗者待希而遽加爵名方切皇悚何敢說及耶

又

亟問良荷今日風波極可駭愕此源頭君以爲誰何也君輩非恐脫不塞盡死沒道使其未流卒至於橫流稽天而不可遏未知君輩其亦悔悟否乎耄拙之言尚惟可思乎最可痛者如我者本不可爲世用自分爲丘壑之姿矣至於春兄赤心在國不顧傍人是非欲扶得一箇半箇而今者立脚不住亦將歸矣推原其本則此罪將誰任之耶急於陷人撰出一箇無稽之說以害于國于私未知君子之心果如是乎

又 庚子五月

古今天下寧有侮嫚朱夫子而終爲善士吉人耶此必無之理也其肺肝之敗露今已晚矣下此而焉也

又何足掛齒牙間耶君以先見見許此則不敢當慚怍實深而一種人尚爲彼呶呶不已豈諺所謂由墻角折之怒耶亦可笑耳然此漢方以謀危　宗社被斥其人投畀之後繼之者又益光鮮益復危厲此書幸勿以示人焚坑之禍恐尤速也

又庚子

賢內亟問其行行時偶不能遍知前書闕然不報至今茹恨也近事尚何言哉尚何言哉都由此漢言不知財使國事潰裂又狼狽多少人每念之不覺愧汗浹背也某事失彼雖可歎惜得君回頭不是小事然從前守而告之未嘗不唯唯不旋踵而盡忘前言今

日來諭亦未知是正知見眞覺悟耶不知不悟尚冀其早晚能知能悟矣既知既悟而猶復有如前日則末如之何矣今日之事既爲君喜而又爲君憂也如何前去通編幸一一搜送方有勘役矣

別紙

原幅久未付矣昨聞驪馬君美兩令則已絕之悔其前之相與而惟閔孝不絕故君旋卽依違以爲彼實扶持萬世大經之論不可以一時是非而捨之云云若果如是則吾之所慮果驗矣彼果眞扶大經者則其義豈不然乎彼雖以論禮言之擺脫先儒之說而自立己見以爲義起之事義起之事朱子以爲正在

盛德者行之未知今日誰可以當此者且其所引諸侯奪宗等語全失先儒本旨而張皇之此可以欺誑不識字之人而已少有文理者誰不識破耶然此則猶可諉之以論禮矣其他心術之可惡可羞有不忍言者雖使論禮之說是當有不足言者矣君既知如此而猶且徘徊則可謂惑之甚也吾既有所聞所懷而不忍不與之相告要以盡吾心而已禍福利害則斷置之已久矣唯君諒之

又庚子六月

內行未及付書討便追付矣想已照否昨自春兄傳到復書甚慰甚慰今日正是消長之機正欲賢者之

審之也曾見朱子書依違苟且無有不大狼狽者今日事必須吾輩盡爲小人然後彼輩可有辭也情義所發不忍不竭盡也惟諒之若以此爲遊說則死不足以滅此羞矣

又 庚子六月

因答與書略致意卽得春兄書極爲君憂且云爲此公計無如下鄉必是見京書得新聞也未知有何所加耶如不可住脚不如相時而先爲自處計也如何如何春兄必有所指矣須奉而行之也恐閔哀於君是帝秦亡秦也如何如何如或欲歸則毋或持難也吾每爲君思之無如墾田於定塋下與伯氏奉養於

此最爲得計也如何如何春兄有應　命意爲時深喜

又乙卯二月

前月廿三日到淮陽聞君南去不覺心神洒然頓忘行役之勞因與同行少輩相對而賀也前日誤相忖度者當相率而負荆然近日狗益敗露君亦不當負荆耶吾廿五到德源風土不佳泄症甚苦且聞彼牙益磨眞所謂頭粘頸上者然亦已任之久矣只朝聞夕死可矣惟不住看書以不負順寧之訓可矣

又丙辰十二月

賢胤與阿甥連袂見訪細詢彼中凡百歷歷如眼前

事何慰何慰曩日所遭始謂或未熟讀朱子答廖子
晦書致有自招之端也今聞曲折則真眚災也然尚
恨聞其巡到不即輿歸舊次也大抵事已至此無可
奈何斫頭穴胸任其如何而已惟以暇時閉戶看書
日以窮理省躬爲日用茶飯而已此不敢拋棄書冊
而只精力已耗如捧沙填河只終於無聞矣自悼曷
追比與文谷老峰往復知其學業甚進豈天將降大
任耶甚爲世道慶幸也同春綱禮聞已了當念之愴
涕想同此懷耳其人無狀益甚聞頃於　榻前敢言
王魏不死之爲是以斥程子大訓此將驅一世納於
背君事讐之域矣可謂寒心矣學術一差無所不至

此亦可爲自警者也吾儕昔年昏不覺悟相從甚久雖決東海之水何足以洗此辱哉周卿從此尤加悔懲勿妄交入勿接脚色難明者可矣

又 別紙 丁巳七月

君日前每與其人只以精神造化四字相尚而不用力於根本之地今其人狼狽至此至於墻茨之醜發於人之章疏則平日相從之人羞愧欲死矣從此須痛加創艾勿以前日四字更措意間從事於讀書窮理涵養踐履爲根本工夫則庶乎不畔矣此非愚說實朱先生說也

又 丁巳七月

纔作書入祗以爲早晚傳達之地矣茲得五月初七日所遣書未知自何而祗到也但不及四月以後危急事機只說鐵尼事自他人觀之則似乎溺人之笑而惠州眞在天上矣葬事信後已成三月想或聞之而前書愚亦略及之大抵其地似是伯氏誰昔往來之處而東去金仲文百許步矣此爲藁葬故幽誌姑未入思然耄老精神十亡八九幸高明隨事録取略如古人遺事體以示如何松友文字依鐵示修刪以還之其諸孫已得還稟否見修同春遺事而欲參以諸門人聞見問於道源諸人所示甚草草可知平日不能審視其言行也須高明之詳記投示也不在頼

吏之諭誠然然鐵瓮昨得書有慚悔之語朋友之幸也尼則果有紛紜然亦任之而已以愚之愚劣何望其見答見親耶昨得和叔書亦以此見戒然無策可施也蓋古有漁人與卞莊今亦何恠第愚本無與人爲蚌鷸亦無與之爭甘彼之爲計可謂虛設耳平生不能宛轉回互與人苟合今於白首垂死之時乃肯變所守舍惬而入地乎

又 庚申

因來見人日聞未稅已稅時消息甚慰戀思忽奉喜書傾荷無已并白不改人事遽非彼此心事一般愴悼而此則兼有膝下之痛外生之慟幾何其不摧殘

以死也最是馬山長峰由我而死雖渠精爽無憾於地下而後死者曷勝縱橫實是先獲語也到懷始攸一二月休息矣彼中紛囂日新而不已令人意思不佳遂入深處杜門念咎適大水籠山人事隔絕只與一孫兒相守可謂差可於心耳今日願言豈非人情然君與我素是多衅之人一番相見之後不知相餉以何等罪咎以此願見之心雖切而亦不願必來也今日事只有閉戶看書以盡餘年而已聊以此自勉而亦以奉勉也

又辛酉四月

深谷無人書至慰甚此歸葬孫婦愛其山川依舊又

兒孫輩欲守其母墳不忍其獨留乃與爲三夏計矣只是兩股疼痛仍成不仁苦惱不可言　國家新得任姒慶莫大焉而失一方召未世事殊可歎也又琴巖春堂咫尺之地福祿仍因亦是異事孫婦窆穴文彩略遜於板山而堅剛則過之矣第未知吉凶果如何耳燕儒之意甚不偶然而終不敢副不勝皇仄

又癸亥三月

疾勢甚苦靜俟歸盡此時得見來書殊慰此心去秋出脚不但爲承宣之三至實欲於未死之前爲請觀德之禮褒揚　大聖人謨烈使東土含生之倫永有辭於天下後世矣幸而　神孫追孝庭議克咸縟儀

亟成頒慶繼下未死賤臣血淚交頤也惟是賤疾彌留再昨　親臨發號實非偶然而未得進叅死有餘恨矣　教文中序事其正本與頒示者不同外人有不知者是可欠歎也休致之請不翅十上昨夜始蒙準許之　命頓覺沉痾之去體也從此京邑鄉里優游自在矣只奈餘日無多何

又　癸亥八月

力疾入山兩日懨臥忽此書來殊慰岑寂此氣瘧猶未全祛臂症亦有餘候行役之餘闖發如舊可慮大全劄疑修整未易此時左右亦以官故不得來會極以爲歎耳酒雞以待來客可幸可幸昨史官來宣

聖諭盖以月廩事也此事凡三辭而　聖意益勤此後不敢復辭故已通方伯請定於貴邑盖如此則取不取隨便免致督迫也第聞趙匡漢上獨疏詆斥時人甚峻云可謂挑發大事機可悶可悶自　上既已處分而又爲賸說則雖言語穩當亦未免乘勝長驅之譏況多妄發耶可歎可歎

又　甲子七月

旱炎此極憂心不翅如惔即奉尚書慰荷無已前書云云盖以爲朱子平生以難進易退爲義而至於荒歲則救焚拯溺必俟其賑訖而後去聖賢用心之仁如此今以左右者言之則才以官力得伸情事而乃

於艱難之際拋棄自便甚非道理不待精思而可知矣

又乙丑二月

此與書違貴期亦恣人間事例如此八日之示安保其必成也所諭三四勝處便覺泉聲山色入耳觸眼也前書煩語不知何事李白所謂不恨書不到只怕他人見正來意也莫是玄門語耶若然則聞之已熟矣然但得聞此而不聞錦州一郡何也除非世道如許益覺非鳥之詩是先獲也山中無酒靖節名言新釀之諭悠然引興長也

又乙丑三月

書從二死至殊慰戀想之懷此明將發歸從此聲息難凭悵然之至示諭閔臺此亦未得其詳惟過客略說重被金臺斗明所駁至以逢迎爲案而玉堂落閔自 上特命勿遽云云未知信否松下之說細思之雖是紓禍之道然近於機關且嫌於籠絡朱子甚惡宋元憲者以其有此術也今乃效之耶今日紛紛正如淮屠因衆辱之韓信不出於胯下則死矣然何如初不與相接之爲愈也故今日苦口以止疏議者此也而聞此州一二人論議極峻似不可停止云此不死則胯下矣今日道理只有避人一事而已且侃胄禍作朱門人請爲避禍之說則答曰此出於相愛然

使我壁立萬仞豈非相愛之大者乎君未之聞耶雖然試爲我作得一篇文字以示也理勝則不敢不從也

又乙丑三月

人至見書喜慰可知別紙備悉第學士傳打愚云云吾意只欲揚其善於衆謗之中矣今其子乃以其悔過自新之實事歸之虛套則非沃人誣之是乃自誣其父也其子誣之而旁人乃欲爲之伸辨未知於道理何如也且沃疏當初竭碎力僅止之矣及沃人聞尹承宣刑訊之說則激上一層竊聞其意與前倍峻云雖知其必生大事而無如之何矣大抵時輩恃其

衆多欲以威力勒定是非沃儒固駟不及舌者而使之如此者誰也且目今爲刀爲肉之勢已成正以缺反爲爲刀者助其聲勢果是仁人之心乎然如得貴文而果理勝名正則試欲奉承矣今乃靳之無乃旋以自疑耶願卒爲之雖不圓成一篇略成段落而示之亦好矣

又 丙寅六月

殿最居水許多事皆不須說最是春兄遺稿校正事大臣 榻前定奪則事體益重矣意謂君不待人言而汲汲就事及此漢以書懇之則雖載病相會可也今書又以無定限諸事爲諉極令人悶悶也除非今

既罷官重記不必在官修正須亟來事事也亦可偷隙整頓文書矣如不可來則此稿須亟取校上也其可商量處已一一點記似不大費精神也兩皆不能則吾之心力已竭末如之何勢須還本家耳

又 丙寅十月

老懷別後倏忽悵然今日則甚矣忽奉來書殊慰此心別紙愚於此事言之已悉不欲復爲開口來問又及愚所未曉也愚意只欲同春於老先生缺接坐略存朱張二夫子嚴師弟之意而已他有所不敢知也鄙家諸少苦勸我勿復云云而以爲外人不諒我爲同春誠心懇惻之意則必有以情外事見疑者徃事

已可驗矣此說不無其理矣大抵愚與君元來多只者不須干涉斯可矣況已詳言無復餘蘊耶

又丁卯四月

再見問書殊慰戀想三月間得連山士人書則以君過燕時不言院位之悖甚加非斥矣亟作書將送而無便未果因致失去可歎吾意亦以爲南向位西上禮經大典春兄不可一刻居於父師之上矣君何爲任他不爲之所乎吾則不復與於此等事久矣

又丁卯十月

病伏窮谷生意索然忽於此際遠奉問書欣慰無量且知彼時有自近回轡之舉爲之悵然且不能安也

阻奉此久曷任戀思而徒示無日之期相見之望益
杳然矣春兄年譜其成想已久矣或可遂示耶死期
日迫不勝愴舊之懷如是耳院位一番妄發後悔多
矣從此更不欲聞知也

又 戊辰十一月

寬明猶臥溽在枕席甚矣老砥之悲不自克也忽見
來書備悉示諭打愚其所處雖未善要之出於嫉惡
之心矣只緣曾有攻尹之書衆怒如火竟至於此觀
此火色豈但甘心於一打愚而止哉嶺海之間將不
落莫矣豈驪江死鬼風力可畏耶抑其祖述者威勢
薰天而然耶大槩天生驪尹有如龍豢氣數何可違

也靜而俟之而已

又己巳元月

中途病作急於歸稅調治未得相邀班荊訖茲爲恨茲見來書慰不可言彼宣卜之黨紛紜跳梁以明得意自是渠之能事何足動我一毫哉彼憑藉牛溪要洗尹醜不足以供兒童之一笑彼黃口稚輩固不足說所謂出入從班者亦且乘時雀躍而不知愧亦可羞也大抵以醜尹擬之於栗翁而又論彼得此失又斥權金大節謂無必死之義又尊黨錮之尹則是不有朱子也終至於譏侮孔聖紹述賊鑡之論攻斥三學士以扶植賊積　榻前說話如此之論塞路滔天

誠爲夷狄禽獸矣此漢不自量力以爲觝觸之說其見怒於今人亦知之矣然退之嘗言若使聖人之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愚嘗僭誦是言矣君亦必聞此而冷笑然亦不能避也

又 己巳 正月

來書備悉前日鄙書有何說話而來諭如此耶老後大忘小遺全不記得可歎抑無乃無心發而有心看耶其下云云眞俗所謂牛不知倭者也以近日爻象觀之則眞朱子（恐脫）頭粘頸上者顧乃爲進言效忠之計耶聞將到渝洞毋輕自信十分詳審也前日燕事眞可戒也

答宋伯興奎禎　黃周卿丁酉五月

前書縷縷警益多矣第所稱寃分疏之說何待言委只是君輩多事自頃以來厚招人言耳盖諸君於吾輩己丑之事以爲依樣陳腐無甚新奇故說出別件道理任之雖未能做而聽之令人可喜是以當時一番人翕然信之此諸君所以見重於世而亦以見疑於人也若某則自以爲當日所爲斷斷以明義正理爲心自信頗篤故於諸君之論初不撓屈如君染迹之論亦知諸君之心止於如此而無助人攻我之意故於衆人之言亦無惑志但常以爲諸君果如明道之力量使小人自然化服夷虜自然妥帖則吾輩與有榮矣

然此事朱夫子亦自以爲做不得而於小人則必欲其誅放竄殛於夷虜則不逆其成敗利鈍爲所當爲死生以之諸君若以吾輩爲不量時勢且無朱夫子萬分一之拳踢而妄欲效之云爾則誠不待半辭之終而愧服矣若曰何不學明道而學朱子云爾則終不能厭於心矣倘使吾輩僭效明道而狼狽則安知諸君不曰何不學朱子而敢學明道云云也大抵喜新尚奇終始爲諸君病根聞人主甲則必爲右乙之論見人向火則必爲入水之說若有已爲主甲右乙向火入水之論者則必爲非甲非乙非火非水之說互相逃閃左右迷藏不惟使聽者心懣自己意思亦

無所湊泊安頓處此實有些來歷淵源故草兄每言黃某猶可其餘則皆是邯鄲之步嬭母之嚬某於是說雖不敢深以爲然而亦不至大以爲不然也至於來諭所謂過慮此人云云誠或有之矣然某意則每願諸人各取兩家之長通融聚會以爲一家之善而已不料一種議論並與其所長而棄之又責之以夷齊以上之事而每索其不如夷齊者以訾焉不自知其所樹立者終不可壞撓故彼陰幸諸說之不足爲己病而益自踔厲此則直是可笑而其喜之者則又並與其所短而爲回互徇從之計厥或告之則輒示不悅之色似若以言之者爲與彼爭較强弱者然斯

乃使人差幌欲死而不能已者也所可惟者彼友之心明白痛快無所苟且從而遊者何故不能學他而反爲此婷婀依違口舍膠漆之態耶然則非惟不能合二家之長而適以見二家之短矣故如我之不爲人所信而兩爲所疑者只合閉口自守不願入無限是非叢中也第有一事不得不爲諸君畢其說焉彼友脫略朱夫子舊說自爲一說斯乃吳楚僭猾之罪正人人之所得誅者而諸君乃敢公傳道之思有以易天下斯乃有識之士隱憂浩歎而莫知其所以救者矣魯城非不知其然而乃反左扶右衛恐人之傷其壁壘至於甚不得已則乃爲其人不足畏之說以

爲爲彼示弱緩步之術爲彼計則深矣其奈世道何
也其他亦多愛惜人情宛轉掩護而又有酷愛其並
案之人則乃爲兩利俱存之計與前日攻其所長之
心若出兩手此所以孫策坐大於江淮而莫敢誰何
也蓋其資質之美氣象之好制行之高立論之妙能
使一世風靡輻湊心悅誠服而莫之解唯熟讀朱子
書知其可好眞有甚於彼之可好然後乃能知其眞
僞是非之所在矣殆難以口舌爭也某之此言不唯
諸君不以爲然一番諸人亦當以爲不是然若知太
公扶去之義周公兼驅之心則當或知此說之不大
悖於天理也未知高明以爲如何然切勿以示人竊

恐徒爲紛紛而爲卞莊子之所利也

答宋季興 奎昌 丙辰二月

平昌丈又棄宗黨傷慟何可言其二哥能就次執制則幸甚矣如我平生情義殊異他族而一哭無期尤爲悲悼非意書來備悉示意第骨肉二字足以來議者之言矣姨兄弟係屬本輕故雖有下服而有爲夫婦不以爲嫌者設或有窮兇極惡者則其疎絕之難豈得如眞骨肉之親哉且以前冬以君所言於我者觀之亦不爲不知其惡者而乃引而進之於不可相外之地且去冬以爲同春削奪之論彼謂之慘然不忍聞云云而今乃至此君之爲彼互護之實著矣外

人之見疑何可免也大抵在君之道不必與衆共誠亦不必枉其所見如斯而已足矣吾不忍相負有此赤心之告想有以諒之也今日同春門下不免爲富季申則可哀矣大抵今日以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八箇字粘在額上則幾矣

又

周卿百車時獨我契誼不替故有聞有見未嘗不極言箴規今日於君亦自謂如此而今見來書時有不可曉者故欲一一奉復口占亦未能接續當俟後矣

又 別紙

此說之誣不在君則在彼矣在彼則此何足恠而在

君則甚可疑故前書不得不言又以及於他書矣欲使我詰竊鈎於殺越之懿則非所能矣今日紛紛卒雖推鋒於我我則斷置已久豈因此而有所怯怯也惟朴則不免慘禍矣至此則君之不安於心恐有甚於死者矣然此則已無可奈何矣今日只可向人曰藉彼之力果如人言貧也非他而亦不能無媿云爾則理得而言直矣彼惡雖大而吾不可從人怒罵如去冬之言則人亦何必飲弓也鄙見如此未知如何也

又

四月十一日書連紙累牘極其縷悉可謂傾倒無餘

亦可見赤心相與不相鄙外之盛心感荷感荷第時有不相諒而或有忿懟之意雖欲逐一供答而恐不能平心舒究則只爲曳薪救火之歸故欲俟紛紜少定疑惑少息徐爲說以盡彼此也今又得前月十二日書則雖辭說約於前而其憾恨之意則有加矣所當皇恐縮仄自省尤咎之不暇而第終無一言以相暴白則故舊之情或有傷缺而於心亦有所不甚安者矣試請陳其一二而明者聽之也彼陳舊葛藤姑置不論而自禍殃之生出也諸人氣色意向無不變換而惟君出其人善道兇悖之書此在十六年以前則雖託以不知所在而人孰能辨詰耶然而不肯爲

彼而必爲此者是真心卓然而正義顯行處也至於金成川近出之說亦謂之曾所慣聞則是與不諱其書同一意思而尤難者也及其見訪而酬酢也亦言其人之不善而至曰心若刺痛則其所存之正可質神明矣愚故誠心喜幸以爲居今日其不受變如此可謂吾黨有人矣既別去之後有一守宰之子士人也來言其受其人書札而來挾勢橫恣極其狼藉愚始聞而不信曰寧有是耶士人歷指其某處某事而證之甚明愚雖終於不信而亦不能無訝於心也嘗自語曰朴某永同之一庶孽也欲討宋崙書推得百許口奴婢及至崙家見其伊傳疏指其人與穆爲伊傳此疏入後上一

向超擢 憮然而退曰寧不得百口奴婢何忍討其人之書乎朴猶如此而某也尚且爲之則殊不可曉也徐又自解以爲管仲之貪而鮑叔知其非貪此或可恕也耶既而又有來言者曰某受其人之簡邑必二道前一道則請之後一道則督之必克其成故列邑皇恐奉行猶懼不及愚謂果如是言則某於其人密勿可知而某之藉其勢果不虛矣然則不爲苟隨但不攻斥而已云者似非誠實之語也其後又得一名家書謂比者某與某視前極密早晚之進必是爲其人偵伺須於酬酢間愼密也愚執其書憮然曰雖云與之極密奚至於爲之偵伺耶此則可保其必不然也

其後聞有同春追削之　命則乃愕然曰某傳其人之說以爲每聞同春追削之論爲之慘然云矣今何乃如此此豈爲其人同互而愚我耶其人果有慘然之心而其論果不出於己則當此言聽計從之日何惜一言半辭而終於默默也於是疑君之心果發於中而不可解矣夫市虎之三至而惑聽智者而猶不免況如我愚迷不明最在人下者耶然疑之而不以相告則非故舊之道故有前日之書不如此則不安於心矣君不諒曲折而乃以怒氣相加至舉黃生爲言夫黃生之負我未知其有無而我之不負黃生則可質上蒼而無媿矣粵在庚子歲其人乃以卑主貳

宗爲愚之罪案去年朴憲之疏極兇慘亦不出乎此四字矣其用意深慘更無所加故黃生當初自京抵我書以爲不信師說昏過半生俄而又保其不出於禍心吾所知者則只此二端而已外人毀黃之說果不翅車載而吾則非耳聞目見故一例不信而有聞則輒以警於渠使之知戒吾果信讒而負黃生乎若問於黃生則可知愚言之不誣矣只其不合者禍心二字而已去年得其書有曰其人之爲巨姦之此極雖先生亦所不知云愚笑以爲渠之不知謂人亦不知是眞夏虫之疑氷然其所樹立果爲卓然前日毀之者果爲媿屈而黃生前日之死護其人亦豈無媿

於愚耶故愚以此嘗答渠書渠未知以爲如何也至於清院通文之說雖以所示申書觀之亦不可謂無此議論矣只以不見朴單故不發云如見之則必發矣清院既有此議則朴生之以言於我者夫豈異事以是爲讒則愚不知也愚於此甚有爲君懼者昔趙穿爲晉君之欲殺趙盾而弑其君則君子謂趙盾弑之也王敦爲王導而殺周顗則論者謂導難免趙盾之誅今君雖不囑清人清人果以此而無所不至如仲氏之云則主清院者申金而主國論者其人也於君皆親屬與連袂也事至於此則君安得免趙盾王導之案乎然則挾外援三字奚翅齒決之小哉愚則

自庚子以後已分一死其生其死不係於清事之有無則固無動一髮而於諸人受禍與君之狼狽則不能不關心也至於宋生之單果出於朴生則其誤甚矣豈大禍將至故先喪其神而然耶如鄙書之先發問之則果然矣此則賤孫之罪而亦乃祖無教之罪也媿屈媿屈至於所謂乍有利害莫不屏息者則眞格言也如愚無狀猥爲罪魁章甫訟之而得罪者殆至六七百人一番搢紳又空於朝端則光華極矣雖死何恨而媿赧則甚矣惟同春大懿之寃本宗與鄉里門人無一人敢言只推與於晩年出入之洪叔範諸人沃院之毁文元老先生始之同春與受台成之

使吾當之則必有甚焉者矣今日沃禍由之者吾而當之者老先生與同春也今明也乃敢目之以兒而亦無一人肯出一口氣然則君之譏責何可免乎然大懿之啓果不出於其人則君無所嫌何徒責人而亦袖手傍觀而已耶兒之題目尤豈可放過耶若以子仁爲諉則子仁是占便宜之人也何也彼池家繼後事專出於乃翁之駁我議而指揮者則今於三池受禍之時可無一言以暴其父之心迹且以救池家一分之寃乎吾以此爲言而遵然不以爲意其自便之道則可謂得矣而乃翁其肯曰有後耶君今以此爲法則恐子仁未免自誤而誤人矣如何如何又有

一事嘗在於心者請因是而畢之也自君幼時同舂
賞之曰吾宗可恃者某也其愛惜之意實出尋常而
又先宗丈交契則在諸宗又有異者焉昔年汪山之
鮮可謂大矣而旋即消融至於末年塤篪之樂未嘗
少替焉君於同舂其父視之義當如何哉何故同舂
晚年蹤跡便相齟齬耶愚以爲長者之責雖過於情
實固當從容陳謝以待其解釋不當與之爭較是非
遂致相貳也以故至於諸炳而仍不相能至有城底
之事則尤大不幸矣然頃得仲氏書則以爲悔之而
求與消融此大好消息也愚亦嘗以語于炳遠則以
爲豈不欲更尋舊好而其或至吾家亦不相問吾何

顏可强耶此則恐於這理君或猶有未盡也如何且有一事又不得不畢焉先宗丈貧困半世契活艱辛此實親舊之責也然自伯氏三次專城凡所奉養爲閭里歆艷此誰之力也皆是閔台至誠周旋所致也逮於任實事起之初此台到華陽爲君愛惜之心猶溢於言外閔台於君家可謂血誠相與者也而去冬酬酢之際見其顯有向背之意至謂閔台見絶於其人以吾所見則當庚子之夏伯閔以其慈銘冒哀來見以爲某得罪士類今其姓名在銘中請削之以此言之孰爲見絶者耶雖謂君孤恩而負德恐不爲過也幸須反求於心也

尤菴先生文集卷七十六

書

與尹拯 丙午十月

前後書次第承領只緣山居深僻無由奉答出來後又得前月廿四日所遣備悉縷縷之示所警於昏惰者深矣安身立命之言尤學者最大節目謹當書之座右朝夕觀省也此夏間借居黃氏亭舍入秋太覺清爽遂挈老幼稍入洛陽山下就水石間揷樸誅茅以庇風雨又構書室三架與孫兒輩晨夕相守恰似禪宿計活終日可以看書而惜乎精力不逮恨不早爲此計也今此來歸又不免衮冗之擾如畢賤息昏

事旋欲東去耳昔者所論李哀別紙鄙見不相參差深自慰幸也人君廢疾長子以通上下之文勘斷則亦當如來示矣申友亦力主如左右耳旨訣跋語草呈幸細加稟訂如或不棄則自彼寫去爲便仍囑無等印出原書若干本遍遺此間書院則坡翁之賜爲無窮矣餘歲寒多愛

又

每見來書爲之惕然警省眞覺日月逾邁若不云來耳玆奉初五書知曾有臨賁之意行謀中輟爲之慨然今玆孤雲之來實以昔日之示也忽有事在將不得久留歲改則欲入處華陽今番失奉眞可惜也和

叔曾以墓道文字見託此事久未成成則當並與譜事而相報矣幸以此意告之如何然譜事此斯文公共之理豈待鄙言哉須亟徵而見示及此東伯時刋正刋本如何如何

又別紙

先尊丈門下諸人悅服之心甚切而不知人心不如我心硬來謂人如已此所以取困而狼狽也越河事不知如何而以永春事言之則恐是前方伯誤之也前伯到永時聞其議而請以通告道內之文行關遍遺矣其後諸邑校院一無相應者故永人莫知如何收殺以此來問煩爲指導而顧此陋劣何以爲他相

謀也前伯是解事之人徒爲此頭勢只煩宮私耳目是不能無恨也今此貴鄉之議既停復起貴鄉則異於他邑寧不濟事然從前言議一切掃去而單行新論實所未安又前議是愚之所與聞而又貴鄉章甫羣臨敦勉故辭不終免略以本鄉始事之意爲相諭文字以塞其意此後事只在從容不迫熟講詳處而已若使醜拙汲汲主張論議則是惜前伯而又自爲前伯也此則定不敢聽矣且記昔遯院之發文也其文實出於同春而在行狀碑誌之後故告於人者有據而無創作之嫌矣今人不知事有次第故多致悔咨此不可不知也栗谷年譜和叔所訂乍看儘精密

可喜病劣日甚未得疾速繙考今以呈去須籤示取捨之極如何退溪拾遺並上亦望校還

又別紙

老先生日記云云鄙意實如此而所不敢率爾者和叔之言可謂先得矣諸賢若欲鄙生之執其咎則幸以善本投示如何此間無之故敢稟耳比得退溪先生遺文四大册大以爲寶玩見方看閱將欲修整付之剞劂修整既了則當奉質於哀與和叔矣先生後孫李主簿誠哲纔見示而渠便物故若少遲則此書將未免泯滅矣然則恐亦是天意矣吾儕其可不勉耶此事與石潭日記一並商量似好未知如何只是

哀不可來而愚又未易相就極以爲撓
近世莊馬歐蘇之弊誠如和叔之慮矣此漢亦嘗中
其毒不少矣方欲痛懲自拔而猶懼不克則將見正
於人之不暇何敢正人和叔於是乎未免失言矣或
和叔之言因以警我耶不勝感戢感戢草兄比有數
書而略不及此豈忘之耶或將束裝西行手忙脚亂
而不暇於此耶

又壬子九月

鶴村諸君遠來致札謹悉示諭自幸所答京儒之意
不甚悖義也若兩丈埋安之論據禮甚當而第惟先
生影響絕無可徵者可徵者只此而已又安忍復使

朽滅於地中哉兼且其主其制作雖如常例而其所題則有絕異者只令後人辨識而已則又不當與凡常親盡即埋者同科矣京儒之意大槩如此故報以雖有異議想必不聽云而來報漸遲故發遣於數日前矣今兩丈之論如此不勝瞿然今告朴君以往議於京中從長處之耳子敬所諭先意云云更新哽愴也先尊丈所纂魯陵志欲增添元生夢遊録及鴻山梅月祠事迹矣未知果爾否夢遊録所謂賊字改以非字則似好矣子仁家親事當時固知其催畢矣只今日大防壞廢章甫輩區區所守只有此等數事而亦可謂周禮在魯矣今則魯祭非禮所關者非止一

家得失而已竊爲是懼甚也和叔別紙謹悉後當收入於譜中耳所可歎者李以名家子反覆無狀乃至於此豈人心或明於前暗於後而然耶前來譜本藏在懷鄉後當如教矣東閣記係受寶鑑恭俟洛行也此曾侍家兄疾家兄以客撓爲不安故轉入華陽爲頻數相聞之地當及端午節祀西還也千萬都在朴君口伸

又 甲寅

正月一日廿三日今月四日十四日惠書次第承拜惟四日書當時略爲報恐脫矣惟是元日書非惟惶恐亦不敢率爾奉答故遷延至今其後數書稍有開諭

之意則終始闕然亦非愚之所敢安者今請略布之二而幸高明之裁教之也夫朋友講質實是學者切要工夫故朱子於張呂二先生往復鐫責非但二先生之所未安謙督不置亦於自己所失明言其所以不少隱諱至於呂先生則於其身後亦追論其流弊不少假借以為不如是道有所不明也其見於知舊書尺者可見矣此非後人之所當法耶曰者某人之莫誄實於鄙意並不能無疑於往者主賓之際故屢有以叩於高明則高明便寢默不言其所以又不肯脫然引伏私心益復閟鬱只增其疑惑然嘗觀朱子於呂先生不能索言榮公之事則一向稟於高明者

亦有所難者故只以質於和叔以爲和叔熟於彼此顚末而亦見其一二於先狀則其所以處此者宜有義意也此非惟欲知先尊丈之義理和叔之筆法實欲以豁此鬱茅也其所問雖深於此者亦何所嫌耶如果有刻核工訶之意則其所失乃在此而無所害於他矣故當初悉以詢於和叔耳如來教所謂異序同歸誠是好語然此語施於平日往復之時可矣至於存歿既判之後則其異者自異而非後人之所可同之也故愚於先尊丈在世時每奉稟以爲惟此陰陽黑白之間不可容髮處非敢謂我陽而彼陰我白而彼黑也白黑陰陽必有所在使我爲陰則我當變

而從陽使我爲黑則亦當洗而爲白矣不意其後云爲漸乖所料則此漢狷滯雖欲不疑得乎至於來諭必執一二語句以相困殢者實有所不然者當初胤甫衙　命而來說歷拜　先尊丈而承教則以爲某實衮貞也其獻議雖小而甚於善道之大疏也云矣愚謂世無靜菴寧有衮貞然彼之有殺心則無疑矣幸以　主上仁明不入其說矣不然則吾輩無遺類矣彼寧預度　上心之不疑於吾輩而爲之耶此如射人而幸而不中矣不可以不中而謂無殺心也胤甫曰吾翁之言亦如此矣其後得侍　先尊丈而語及則見謂吾豈直以某爲衮貞哉只以爲衮貞之嗃矣云

矣至其獻議甚於善道則吾果有是說矣愚對以兄言似相矛盾其言既甚於善道則安知其心不有甚於善道耶既有甚於善道則其不爲衮貞者無幾矣先尊丈猶以心迹之辨爲說矣又對以朱子以王通心迹之分爲不知道矣先尊丈猶不以爲然矣其後見胤甫而語及當時酬酢說話則胤甫憮然曰當時所聽長者之說分明如此而今長者所言如此則何敢强辨也愚於此誠沒奈何而其後稟質猶不能已者誠欲及時歸一而已豈有一毫困殆之心也且竊覩前後來書之意則似若以己酉遺札之故激以爲今日之說者然此則尤有所大不然者矣愚每以爲

無狀之身不見鄙夷於有道之君子屢蒙規戒榮幸極矣雖有過慮之言固當佩服之不暇何敢有激而作爲話頭布諸世人之耳目如來諭之云耶此則由吾忠信誠慤之不足取信於高明而然矣愧悔亡已也昨見和叔書則其狀本刪改一二段使以來此別本亦依其所改此於愚意亦有所不然者此實定邪正評人物之大段初以一人之言而率然立說又以一人之言而便爾改正則安知今日改本又不爲後來之所改耶此當從容商量極其稱停以爲歸宿之地可也故和叔之言姑未承副未知如何適送此哀忽忽無復倫理惟在酌量之耳

又甲寅三月

日前鄙書其說雖多不過以爲欲破疑惑於胸中故不避嫌礙云爾此意如蒙諒察則彼此都見氷釋矣不然則愚之得罪愈甚而入迷轉深矣至於陽消之日更起無益之辨之諭此誠至論然若蒙提諭一祛積年之愚暗則自謂於己不爲無益也今承救人攻人之教雖不能如飲水救渴稍有開諭之端則非小幸也

又甲寅五月

憂擾中得奉來書並兩紙之誨雖不能仔細深究大意則可悉矣蓋竊惟念餘人文字固有忘僭而妄爲

題品者矣至於論道學精深重大者則見識實有所不敢容易立說如李先生後碑則先輩定論昭如日星故只依樣葫蘆而已如餚山丈碑文則狀出其哀亂不可以爲引重之資而令茲狀文實朴和叔極力形容有他人道不到處則如愚不肖何敢攘臂其間有所刪定低仰哉且愚自視歉然而尊仰和叔實如喬嶽焉故意謂此漢借和叔之重而不甚見陋於後世也今來書以爲後學云則其與愚見不翅相左矣且孟子姑舍顏閔不肯安焉而及稱孔子則反舉子貢宰我有若之言孟子氣象其視三子何如也況愚之視和叔如右之所陳則借其重而爲說也不亦宜

乎孟子既舉三子之所稱而其自稱聖人則不過仕止久速之當其可而已孔子聖之時者也故今於序文既以不阿斷之至其銘文論說中庸之道而曰公志于此當時殺有意思而極費區處矣不料茲者不舒究之至此也且和叔論撰或不無更加點化者而意和叔只如晦翁於魏公一用敬夫文字故尤不敢動着矣並須垂察也然此非急速論定之事從容商量歸一可也第念晦翁所撰呂先生贊可謂盛矣然浙中諸人猶不能平則其於父兄師友其心可謂無窮矣雖從容商量亦恐終不能平此所以初不敢輕犯僭踰之罪也未知子仁以爲如何

又 甲寅六月

別紙謹悉此事正不須汲汲也玄石所答幸一一見示如何

又 甲寅十月

纔歸山裏即修一書以謝前日數度枉帖計即登徹矣今拜耑翰無俯領語想滯於懷鄉矣孫兒之不敏可責也已示諭所苦本根不淺奉慮實深賤疾亦甚支離痛楚呻吟之際忽聞從姪基厚無病遽化傷痛悼惜絕無生意也至於外食之憂斷置已久只戴吾頭以俟而已先銘不欲汲汲歸一者是鄙拙元初意思而今來教之勤不可虛辱故只修識處以納而其

他則不敢動矣其總論則容俟識見稍進使之更竭其愚則固善矣而必欲決定於今日只如當初來示所改亦可矣頃在畿輔時來見之人無不以此事見詰至於上及師門可知外議之洶洶也然豈敢以此奉疑於左右也餘在前書氣又甚劣口呼亦且不屬只此〇因山前病若可行則行矣如其不可則豈至於生行死歸而後已哉雖嶺疏引春秋論罪犯亦有所不暇顧者矣左右則雖不敢知所處之宜而然竊恐以爲行亦可矣不行亦可矣

別紙

此乃前人有醇德而無虛心之弊反爲所誘以墮一

偏之見今日子弟欲發其所長而覆其所短正在專於自己分上公聽並觀打破前來窠臼乃可以發明前人本來心事之正而使學者戒其所偏此在子約比之他人又有此一重擔負尤不可以不勉也○右朱子與呂子約書也以今事言之則設使愚賤眞有貶少尊先德之意爲門人子弟之道亦有此道理況今只以不槩於無疆孝思之故而傍觀者生出無限不好事若使朱子復起則未知以爲如何也幸以朱子此語遍示先生門下諸人也不敢自外有此僭踰惶悚惶悚○日者朴生泰殷來傳乃翁之言以爲某文於知見一邊似不若修行之篤故於行狀專於

知欵一邊歸重云云鄙意以爲道理未必如此而況此言一出則和叔亦不免多少唇舌矣此雖早晚事然不可無先事之慮故敢此奉聞耳

又 乙卯七月

向風馳義病裏有加忽於遽便承拜兩度書甚爲慰荷不可名言虛度光陰想是自道之言如我垂死者深自追悔而無所及矣奈何前書所陳偶有蠡管而不敢隱也今蒙不斥而似有然可之意深仰謙光之盛矣紫雲事昔年有與坡山同設之議而人各異見竟至放過矣今和叔極陳紫雲難支之勢必欲還移舊處此誠是而只恐主張了當者正難得也和叔所

編閱家禮說卽者閔哀始專人來投未及披閱候後轉上是計　除命已蒙　許遞卽疏狀得失固不敢知而論其出塲之易則狀優於疏耳且身在草野之遠而必出於疏者有不得已者耳

又別紙　乙卯七月

別紙甚荷甚荷但以大臣見處則前日未嘗以此自居今日則只一上舍生矣有何周公濬公位勢也此則比擬恐不倫也所謂不平者見於何等文字如蒙指示可以改悔矣第氣質之禀終有所難變者非獨今日常時發於辭氣者每不免衝口而出此等處朱夫子旣自以爲不是則後學何敢慕效而以鹵莽學

問之力欲變其所禀則無異杯水車薪之救也自悼而已○周公大聖人也且其所遭既與今日略異（謂周公自爲而且其議發於同氣）又有二公在猶可諉世道而安於避處矣今日之勢果與此同乎否乎今日與朋友屋下私談未嘗不以世道爲言者實坐讀朱書而不讀他書故也朱子常答避禍之說曰竊恐草藥煆煉無性救不得病耳又曰使其壁立萬仞豈不益爲吾道之光又曰胸中勃勃令以左右之言觀之則其不夔夔也深矣其爲不平也抑又甚矣愚之自少所學者如是故不敢自愛須臾之命而或發於親舊之間者頗有觸諱者然親舊之不知隱而傳泄則非愚之所知

也家弟奉詢不勝驚訝也渠昨朝略歸非久當還還則當問之耳

又別紙　乙卯九月

自有此事以來竊聞於往來游談及書札之間則左右於邪正之間一未有明白語句每有恐或觸傷其人之意此雖盛德深厚不露圭角之致而士友之疑則已不少不獨士友疑之於拙者之心亦不能釋然也略驗之諭心竊哂焉自其人唱爲卑主貳宗之說愚則知有慘禍不翅若火而言之於儕流看甚詳吾友亦豈不耳熟乎如黃輩極力救護助成其勢至於今日而後始謂之巨姦愚竊笑之以爲其人今日之

事實踐前日之言何待於今日而後始知其爲巨姦耶其人旣以此四字爲好題目則更無餘地矣其有今日之禍自然如衝砥柱折呂梁而到海矣顧何待於儒疏之激之乎吾友尚以今事歸之於儒疏而不歸於其人之宿心徒知高說之略驗而不知卑說之大驗若然則餘干之死不由於侂胄宗戚之讒而由於二呂伸救之疏也寧有是理昔年之用意無乃尚有所係戀者耶莫蔭夫夫聖人猶以爲未光況不夫夫耶

又 丙辰正月

逢人輒承書慰瀉亡量賤病一向危殆理勢則然而

得聞彼意益銳得死於病亦幸矣又一身死生何足云云也萬宗遞送書其時即來矣春門生事人或議之而第以朱夫子所論呂韶州事觀之則得失可見矣今日義理晦塞皆以涑水評范李爲至論而不知程朱正說之所在世道之益下也宜哉時以病間緒閱朱子大全數板而海曲無他書册不得攷訂難解處極令人憤悱而已知彼中有所劄記幸須見借則交質畢後趣即納呈也○朱子所論黨錮事不翅多矣至於程子則以爲東漢士夫若使明理皆是大賢未知此意於涑水與晦翁誰與相近耶幸示之

又別紙 丙辰正月

自 上已斷死囚使之梟示本道而受其賂金便私
走寸紙使之毋殺此曾卓操斧斧之事也既自擅生
殺之權則一朝如秦檜之以一小紙付獄吏殺武穆
不甚難事然則此漢之命實係渠之手裏渠曾謂朴
承後以爲某之命在吾之手始謂朴之誤傳矣今果
然矣渠自少時詆侮諸老先生侵及於朱子此不但
毫釐之差其至於此自然之勢也孟子所謂知言之
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也記昔諸賢見我之斥彼
以爲異端咸謂之過雖如春草二兄亦以爲不必然
也自今觀之聖人之言如知言之說者無一言半辭
之不驗者後學所當篤信守死然後可少過也然切

勿以語人也

又別紙　丙辰正月

其人非斥朱子已有成書愚嘗不量其力極力攻之聽之者反以我爲悋如草友則只曰戒之而已何必攻之愚曰戒之而不聽故不得不攻耳昨聞光城入侍時其人請曰朱註不必讀又曰讀書不必多今玆士禍視此稽天之禍則奚翅小事適其日光城入侍故出言而憤歎若其渠輩同入之時如此說話何限而人不得而聞之耳○當初其人因禮論倡爲子可臣母之論而著爲成說自是坤道配天之尊陡覺其輕損矣至於　榻前渠又發牝雞勘照等語自是之

後其徒相繼侵侮至使　慈聖有閉口將死之教爲臣子者誰不欲刎頸抉腹不欲聞此　教哉而渠乃揚揚自得攘臂當道天下古今安有此等事哉故愚則甘心罪死無一毫憾恨之意也○吾友旣以相愛之心見教銘感深矣亦何敢有懷而不盡也朱夫子與人書曰黨錮之禍四海橫流而賢者從容其間獨未有以自明者此則拙者他日視而不瞑之深憂也○又有一事貴家中表諸人乘時醜詆更無餘地而其中竹林院享恐脫其時左右不爲進參耶任其肆頰無所開說其他又何言此則愚昧者所不能曉也僭越及此皇悚皇悚

又 丙辰二月

所諭此於先論猶未能釋然之云實不勝皇恐朱夫子與東萊言及滎公事而只微發其端而已則其不能盡言者豈非人情天理之當然耶以故當時雖承勤教而不能極意論難者是有所受也然子仁之所以見教者果如水臨萬仞無所屈曲礙滯使聽之者魂醒而心悟無復一毫之障礙耶抑一毫不能如此則以愚昏蔽底滯安得如披雲而睹天也耶郭忠孝自黨禍後絕迹師門而伊川歿後亦不致奠彼人之見絕於先丈門墻自處如忠孝則當時安有奠誄之舉乎以此知鶴寺之先訓或是一時偶然見教而非

出於深商量慮始終之語也以故每以此私語於心以爲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伊川於明道猶有所未安於心者子仁如曰吾先人與其人平日極厚雖庚子以後終不忍以禍心疑之至於鶴寺之語不過一時偶然酬酢而或欠商量者故己酉奠誄之日吾亦不至斥退云爾則終始表裏明白痛快仰之如日月矣尹和靖胡文定雖有不絶蔡秦之事此何嘗少累於盛德大業也捨此而費力喻人故人不能易曉耳愚衷所蘊自來如此而曾不敢索言矣今因來教之及復此傾倒或無乃因以得罪否乎幸於的便略以牖迷千萬幸甚

又 丙辰三月

行李遠臨甚出意望之外卑懷感戢不知從獲也第數日來說話尚有所未盡別後甚恨不但爲慕徒而然也卽日秋後起處超勝義理講討不計物我惟以得當爲至者此程朱法門也吾儕今日其果然乎且以絶處一事言之則子仁於夠太遲而於炭太亟炭事必有曲折而愚不敢深問子仁亦不肯盡言此未免彼此皆有憾焉者且名爲相絶而又復依違聲實交病前後相礙此不遠之前車幸須滴水滴凍無復入於多言多事之境如何後山謝却那衣而凍死須辦得此心然後不期於相絶而自然不相干也荷相

與之深傾倒至此幸恕量而教之也子上初忌漸遁悲慟益新想同此懷也○日者奉示和叔詩其中一句有難解處所謂排抑豈善道闔茸更充邦者是指士類流竄海凶者耶抑指今日彼輩蕩殘士流而言耶以其上下句觀之終未知其着落矣聞子仁語賤孫以爲其諸詩皆好而此詩亦自分明云誠喜得師矣後便剖釋以教如何

又別紙　丙辰四月

炭事此亦記當時酬酢矣除是平日以一家之人情義甚深矣一朝見其黨惡失身而以爲不可規而不規則其絕之也深矣如此而謂之不絕則愚甚惑焉

伊日奉別之後愚顧語孫兒以爲惜也猶有所未盡也子仁既於炭如是矣未知平衡有所問遺則將何以處之此一事恨未及商確云矣今來教又如此此愚於人言不能盡其精微曲折而輕易斷定之致此實平生大病而終未能醫治自悼而已然亦願子仁於不得於言求於心之訓更加意焉如何

別紙

炭疏聞爲許所塞其爲羞辱如何二仁不能禁之於始反有從恿奬助之端而以致此承羞也其時子仁慮其時論變後必有還黜之舉矣果如高論則無乃敗於今日者爲愈耶然許之沮其事豈有怨於己死

者聞其人淫悖之行彰著難掩則許欲發之於
前而亦於己事有礙故略論其行檢之不修云許於
其人賤惡如此而二仁之黨附如此則其醜詆安得
不並及於其先也可歎可歎

又丙辰五月

四月十日廿一日惠書一併祗到諷玩屢回極慰孤
寂之懷此疝後氣力綿綴若旒亦聞時論益急只是
鼻魚之假息耳成先生木主當初金叅判季明之論
實如來諭前段矣同春則曰數百年後出自地中者
天心實若有相之者何可復埋於地中也其論所以
處之之宜一如來諭後段之說矣祝詞則仍用前日

所用者恐無妨也萬宗練事已過追思愴痛不能自已豈但以半子之故而已也且聞殿教全廢學業殊用愍慮誘掖警策之責正不能無望於華宗纍人契深於先文何待書札之多也第思其謔語頗多似不宜於道體莊穆之地矣回思惶恐恨不得追贖耳碣文纔聞和叔綱訖而歸云比當有所報得其報則即當聞命矣其他商量於和叔者甚多而久未見書令人悶鬱

又 丙辰七月

一味馳遡忽於褫中得拜前月十七日惠書無任慰謝此亦有復書矣今則想已徹聽矣大抵前日提誨

雖多端緒然於心終似未若朱先生說話明白通透終未免疑晦冥迷此非但專習朱先生說話之致亦其性質昏滯未能於言下領悟自歎奈何成先生木主前書亦以報答矣此疴後繼以暑霍疾病如許專廢佔畢矍矍度日耳子敬　新命眞朱先生所喜一番除拜者也其去就語默何居高明若不簽得天山則世道幸甚炭事聞領許以酒病塞之矣今所示則又別矣本家止之云者不無其理然力薦嚴璩於狗洞而使渠輩爲報恩之地則朱先生所謂掩耳盜鍾其罪尤深者不幸而近之矣私家禍故往而愈甚弟婦堂姪相繼喪亡悲悼何極沃儒盖守文元老先生

及同春說竟遭淫禍溯其源則始於郭詩者著論以斥程夫子而爲老先生所惡而然然則方伯所謂凶徒之凶字上及於程子矣世道可謂寒心

又 丙辰七月

區區不欲自明而來意之勤不可不報故略致一二矣蓋去年北路時有人傳言李懿錫之疏中有七日成服已過朞年服制已定之云余謂自是實事何害已而又聞此兄言某之論禮之誤可死云云此說尹義濟亦聞之愚謂此必以爲當初論禮極言不諱其勢當死云而傳者轉語之誤耳其後又聞此兄作新說頗異前見既而李廈卿來說曾拜某丈於松京路

上則其論可異雖不信聽亦不能無訝故於子仁臨
顧之日奉要覩見其新說矣及承回示則又自信前
日相信之不謬也去秋夏間京裏少輩以書來說極
其紛紜謂時輩得其說以爲奇貨其名曰反禮俄又
聞沃川少輩因京裏說而倡說不已愚極憂慮而不
得鎭定之策竊以爲京中少輩之信服無如李君喜
朝且是大家子弟也亟答其書極言其心之不然於
沃則郭聞慶爲宗故作書諭責甚切於懷則自此兄
嘗作閔台書詆訶同春之故諸少之怒如火至於延
累頗及何敢開口只自咄咄而已今七月得此兄書
則其別紙所話不復以人理相處矣不覺失笑旣答

原書而末端有別紙一笑四字矣自今思之雖知此兄之不可以開說然略道以不必然之意而兼致遜謝之心則縱未必回頭而在我之道無闕矣既無誠實懇惻之意而加以戲笑之語此素無致知涵養之功而然矣思之深愧然既往不諫當盡吾故舊之道只以平平存問之語致此誠意俟其怒之少息然後輕輕解釋而已愚見如此故來教未敢遽爾承奉未知此意如何甲寅秋禮說往復之云誠有之間有以愚意修刪者矣其原說雖間有不必言者而其全篇自好似無害也

又

草兄事荷缺指教深感深感但渠既作此頭勢不但已也豈區區哀乞所能免且必須利害欣戚一切掃去然後或可相信此豈易事從此只存問死生不失故舊之義可也大抵吾儕於學問全不得力如此極可愧懼蓋雖尋行數墨而未嘗切己下功故終無實得到急猝處不覺其倒東來西不成貌樣孔孟程朱立言垂訓以教後世者豈亶使然哉雖老將死切願轉身改轍爲己謹獨粗窺一斑於未絕之前此外悠悠何足置意間也非惟不足以置之亦未暇也吾友亦懲此老物趁此壯歲不厭不怠講明細大判別義利成就德業以幸斯文實區區之望也

又 丙辰十二月

十月及前月二日十日廿六日凡四度書數日來次第來到其爲欣瀉何可勝言此自入冬來無日不病比又添以河魚悶苦度日耳病間時不敢不觀書而只緣精耗識昏雖知其有味而不能體驗只自憐歎而已朱子大全劄其所疑者已到六十餘編坐無執筆者不能易紙訖未奉質可歎方喚其人於鄉里如或入手當隨寫隨呈也先銘始欲因四孫往復於和叔然後試行添刪矣此孫既無事力可以往彼而又聞告廟之論再起於權相云事不但已不知何日當有後 命故欲徑任己意及時奉呈而比來疾病如

許故又未免遷就必不失於崔君之行矣行狀改本及別録拜受耳春兄其儀章之減削少無所憾而獨其愛　君眷眷之忠不顯著於　聖朝此爲慨然耳重編纂處甚精當此等事不勝其多而自覺冬月且盡奈何奈何昨者了得四書質疑一册而亦不及淨寫寫畢先爲稟白也浦老所編觀其題目似甚便於學者緡閱早晚切欲借來録取耳子上碑纂誠不勝愴咽敢不追副其遺意耶所欲稟白者甚多病餘倦甚塵塵口占只此

又丁巳十一月

從兄墓表云云殊甚皇縮愚雖眇然後生幸聞家庭

論議緒餘矣叔父習靜公嘗與鄭公弘翼說話也以爲吾之尊尚尤在於牛溪云云此雖折抑鄭公譏切牛溪之說然竊以當時酬酢語意觀之則叔父之意以爲栗谷出而擔當世道之故或不無不悅者之訾毀而至於牛溪則隱居求道無一可訾云爾當光海初五賢從祀之日愼齋先生掌泮湖南儒生高敬履上疏沒去寒暄而以牛溪先生替請之嶺儒之會者一齊請削高名愼齋先生艱得調劑以此觀之則牛溪從祀之論已先於栗谷矣癸亥初特進官柳公舜翼於筵中首發從祀之論而單擧栗谷則李敏求繼之其後海州儒生上疏將單擧栗谷吳楸灘聞之

而曰今於章甫首發之論若舍牛溪則後難並舉矣然吾力弱難回章甫之聽矣聖徵子孫多在章甫間可以得力遂往見而言之月沙遂諭諸生而並請焉至於乙亥則當時合諸慶設增廣京外諸生大會泮宮金判書仲文入泮謂所親曰章甫之會盛矣何不以此時請栗谷從祀耶此事之至今寂寥豈非章甫之恥乎諸生遂發其議疏頭之望歸於從兄從兄聞有携貳之論遂急詣部洞謂童土諸丈曰重論猝發憂端又如此今日鎮定之策都在諸公矣又見同春問取舍之說同春曰如此大事何敢斷定不若稟決於長者遂專一力稟于愼齋先生愼齋以並舉爲宜

云故論議遂定然坡門一派則殊不能平矣厥後具
今鳳瑞以微事詆新門金參判丈或謂具受楸灘意
而報洋議其後仲文判書駁具則言者又謂之修郤
自乙亥以至丙子之冬論議紛紜將不可止息至藉
文元老先生一二說話將使魏元履扼腕於胡文定
老成諸公極以爲慮矣適值大盜之變幸而消散爾
同春始也持難於並舉之論及聞愼齋之教則一向
尊信及乎　顯宗之朝上章並請其時此兄以草稿
見示愚亦冒加刪潤矣此兄既上此疏之後其子弟
門人始或參差者無不協同矣此從祀之論始末大
槩也今從兄墓表亦據乙亥始發之議而舉實論之

而已非有輕重低昂之意於其間也禪家之說以下
刪去鄙意有不然者始既稱其道德則終何可不辨
其誣乎目今邪說益熾別蔦洪有孚使之益肆其誣
雖知力有不足莫之救以死而只欲託此文字自伸
其憤痛之意而已非欲人之見而信之也牛溪素定
之意原疏不及之故只言形勢之說而已今來示如
此敢不添潤

又 丁巳十二月

二度惠書一並承拜誠不覺蕩海之阻闊也年去病
劇直臘月三十日消息而猶未能除去浮汎從事存
省克治之實功每見朱先生警策知舊語實不勝發

汗沾衣而不能回頭轉腦以去舊習眞所謂侮聖言者奈何奈何從祀議顚末略具於前書矣未知與前聞者不相悖否其見於從兄墓表者如起人疑則略加點化亦無妨須望商示也出繼人變禮前書妄論只以理當如此而云爾於古則未有所考也大抵一本之義則有不可毫髮差者矣子恕見其書不勝悵咽也聞次仁秋間下來云得相見否所言如何初夏自嶺西轉到于此此略有妄發蓋渠所被言者不祥故欲救其萬一矣渠不諒人意挑禍一層渠固負人而此殊失語默矣氣質之難化如此自歎而已天時將改只祝益懋德業以有日新之功

又 己未三月

即惟旅況如何戀想無已子愼不忍言也篤志力學清修苦節世豈復有斯人哉渠急於救我之禍反以促之方此靜俟 命至不可無數字之訣故僅此略申也先銘一依來教修付殷教此後雖欲更爲承命得乎惟高明於陰陽之辨不甚嚴截此有醇德而無三聖之心故也治亂賊豈必士師哉須一以慶元年間老先生之心爲心也將死之言或不至不善矣

又 己未十一月

至寒盛履如何瞻溯區區殘命至今無死尋常自恠耳曾承待草之問還以請教而久未見報不勝閟鬱

鄙意以爲　聖旨中所說雖如此此不過出於畏死而非有他意則直是可哀故欲以矜恕之意待之未知如何幸商教之

又　己未

自有頓輩之事實有難處之意每欲奉稟以得至當道理而惟不欲煩諸紙上以益傍觀者之嘵嘵且以爲人雖負我而不校之訓是聖賢家法故塡者文谷再以書及之李生喜朝之書則至於六七而皆一向不敢容喙矣日者乃翁蒙　恩之後左右書說及將何以待之實前日所欲稟者而反爲左右者所先甚符鄙懷也愚實昏昧未知如何故因前日欲稟之意

而敢以請問日俟其回賜指教矣至今未有得焉則贊紓之心不翅瞽者之求視矣幸因的便而詳賜之俾得奉而周旋至祝至祝昨者適得彼家所蒙　聖旨讀之又詳其曲折尤不勝駭歎頓輩之揑造何至此極也此豈長者所知耶設或與知然實出於畏死求生之意則直是可哀不足惡也其與尹鑴包藏禍心魚肉士類者不有間乎以故鄙意渠若悔悔而不忘舊要之義則此亦當恕其新而不念其舊恐是道理也未知如何如何

又辛酉七月

竊有驚心事不得不略暴昨得林學士書不覺使人

全體皆青想左右亦已聞知亦不欲形諸紙上不敢名言大抵先尊丈門下諸賢持論太峻使喜事浮薄之輩貪緣雌和以至於此慨歎何極亟欲掩耳遠去不聞此等事而不可得奈何奈何

又

夏間承書宜即奉謝而自聞嘵嘵之談凡干酬酢一切停止不欲破戒因循時月矣昨於便中又奉前月所遣書尤用愧怍深訟膠柱之習猶在也前書下詢之事林書之所駭者已得徹聽今不復提起惟缺書所謂先丈門下云云者今二月念間得見右台則大言尊從尹沃川事誠使人滿身皆青然細谷相逢時

欲語而終不語者誠有以也及見林書則心以爲此等紛紜無非沃川輩恣意急持之致不勝慨然略及於無間之處自今思之終忍不得亦是氣輕之致氣質之偏一定而不可易奈何奈何至於木川事則略有曲折而葛藤甚長亦是意外然欲言則長若從許生璜問之則亦必釋然矣右相年衰亦須及其無恙時因人略叩之如何然後可知此漢慨然之本情也

又癸亥

慶孫來傳惠札深荷眷私日者伏承侍藥廳示諭驚惶上道旋卽來歸皆値風雪觸傷多端方此臥痛前頭事未知如何耳國勢人心洋溢此極嘗以爲

當必亡而不可振以今觀之天意助宋可卜億萬斯年之慶誠不勝喜抃也今行略出西郊和叔自青門來會得成兩日之款始欲無言不盡庶幾缺豁終於黑暗而歸蓋彼言非不分明聽者聵眊而然自憐老悖之甚也和叔爲說子仁責渠以渠於此漢所言不直不誠以致不能回惑和叔寧或有是然以我終始執迷觀之則或恐和叔微有此病耳蓋雖夷之之蔽惑而終有命之之言荆公之滯拗而亦有誠感之說者以孟程直與誠之能動物也愚以妄論徽號始則觸忤於君相終則舉世詬詈將不免萬世之罪人矣何幸子仁開此一路欲使有遷改之端可見仁

人之心不忍人之終迷也然既啓其端須盡其說如孟程之爲使此愚迷渙然氷釋怡然理順則今雖夕死猶以得聞爲幸矣漢文於從橘之說違於前而悅於後者前者泛而後者詳也今日之言正不厭太詳也今世之弊婾媕苟且惟恐其言之鶻突以自擬於聖賢之渾然殊不知聖門稱聖人以聽其言也厲朱子責門人以下梢幽暗之戒然左右既以物外清標自居愚亦爲山間閑漢不當漫論世事而此則實是窮理之事可幸無罪亦意子仁或未至於萬理盡明則不害爲更加討論故敢有斯請想有以諒之也翁處久在膝前知其資質才氣可以有望矣每撫頂而

歎曰爾翁之仁宜有爾也幸於見時警責之如何賤孫每戒以不必攻藝而迫於家議竟至登名狼狽丁寧憂無疆也戒以求馬官以來且囑於大臣則左快許而領乃推諉於少輩未知終如何兒子得縣尤拂於理故渠屬乞解罷而迄未出場人心不如我心信哉

又以下甲子問答　五月十一日

前月廿日書端午後始得承拜蓋自前月衰病之中重得寒疾幾死者數以是兒輩不以相示而然矣承拜雖晚傾慰感戢有不可言矣高明所與和叔書前月偶爾奉見矣噫真藥石也蓋自早歲妄竊有意於

爲己之學又從師門得聞此事必須讀書以明理克己以祛私此二者是其實功非不知如此而氣質偏駁行又不力其於二者蓋無毫髮近似者理既未明則以利爲義者多矣己有未克則物欲常行矣或到急衆處不知不覺全出於人欲者多矣每自點檢則其於爲己之學不翅北轅而適越矣每中夜以思不覺愧汗沾衣今高明所指皆是實病而所謂義利雙行王伯並用者尤見其過與而太恕矣然奉讀以還如鍼劄身不覺有警策圖新之意其爲受賜多矣比如病人沉痼將死忽有良醫投以神丹妙劑得尋生路則雖未知良醫本心果出於愛己而其爲惠則何

可量也惜乎衰病垂死不得刻意用力終未能大受陰功也噫既受大惠則豈可無相報之意請以奉擬於心者相質焉此漢果以文字之過得罪於先丈而終不能開惑則在高明之道當引義告絶如朱子之云則其爲處義豈不光明洒落而見絶者亦且知罪而心安矣今不此之爲顧乃羈縻牽連而常以不平之意築之方寸之間隨處觸發或不知裁未知君子處義之道果如是否乎且自惟念自有文字草定以來高明之欲使改正者無不奉徇終至高明之已而後乃已未知所以得罪者在於何處也至於木川事此高明之所深怒者然反覆思之無論其事之虛實

其言之有無而盖欲打愚勿與互鄉人相從此盖出於尊尚先丈之意也當時聞高明有不平語亟以書自訟其罪自謂或蒙原恕矣今乃有大不然者此則愚迷之見尤有所不能曉者也雖然此漢專無涵養之功故本原之地昏昧錯雜此既如此其見之言行者何由而得其當乎高明所論正是頂門上一針平生得此於士友間盖無幾矣以此警勵庶幾偶然不死則或有一分桑榆之功矣不幸有崔慎者北方無知人也忽然露章無倫悖理之言無所不至云極令人惶恐愧恧殆不可以舉顏於人也雖亟以書叱斥然遂事勿說矣奈何奈何自聞有此添一大病似爭

十來年喘息奈何奈何凡此前後所言若不出於肝肺則天厭之天厭之矣所欲言者不止此而垂盡之喘危慞已甚口呼不能接續其所究宣亦無倫脊惟高明憐而察之也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凡此云云必不出於詐僞並惟諒之此紙幸以示於子敬令監也

又 五月十七日

日者病中聞有崔事極用驚駭力疾作書極謝高明然旋恐語無倫理得罪高明者愈甚矣茲蒙縷縷下答感戢之餘還深喜幸切欲遂一供答而牛入鬼門精神昏惑有意莫遂可恨可恨來書不能目覩使兒子與孫讀而聽之至兒子奉稟則余日聞諸草廬一

欵兒子大驚曰實無此事凡世間言語如此者多雖一一供答言者徒歸誣妄而聽者以爲矯飾以故復絶意於復爲高明露此悃愊只有抱此入地以俟百世之公議而已氣短神昏口呼不宣

又 七月二日

前書疾甚時作看全不省首尾如何其中兒子云云者適其時兒子在傍謂無是事故略及之非敢有分疏之意矣比來竊詳前書之意若以愚或將變改前說自致於無罪之地故申束甚嚴者然然愚不敢如是也竊嘗受教於先師則以爲頠子之犯而不校非是內懷怨怒而外爲謙遜實出於誠心謝上蔡聞過

斷皇至於汗流雖以秦少游之輕佻聞伊川說而面色辟然愚雖無狀不敢始爲矯飾而終又反覆也竊恐高明慮之過也當初愚以崔疏爲悖者夫一事致死何等師弟也須如孔顏然後乃有畏匡時問答而今以醜差體段混並於父子君臣之大倫以爲脅勒之計其心不韙故鄙書云云矣大抵尊之前書語意豪健令人悸怖茲承前月廿五日惠書不翅減得十七八也然前書之意終有所不敢知者既曰其於先丈事無不暴揚云而又曰豈不痛迫又曰痛刻云則是視以父兄之讐也然而以指摘瑕疵之說爲出於愛惜既有痛迫痛刻之心則愛惜之心何從而生也

豈高明慮人或疑指摘之言全出於怨忿之私故爲此愛惜之言以解人之疑耶今日迫刻之云雖與春秋禮經所謂必報者有間然引義告絕則決不可已也何也歐范之契可謂至深矣然於范碑歐公果若以無爲有則朱先生以爲忠宣當沫血飲泣引義告絕夫今日高明怨怒之事矣但以無爲有而已耶若以朱先生說爲非道理則已不然則豈非可疑之大者耶愚迷之惑終不能以自解也且前書所謂金尚書云云高明何忍提起此說也雖他人言之亦當崩心隕首欲言而不忍言矣然當時金尚書每血泣而言者不但曰忍人而已蓋傷其同產不得從容就盡

而謂其出於先丈之倡之故言不知裁矣愚之對人說此曾未記得豈我或哀其至情痛迫而說人之際不覺其誤觸先丈耶若是則須犯不少矣高明之怒不亦宜乎至於木事則聞高明與打愚書頓與貴院答木之文相左而且見前日所從聞之人憂恐徊徨則其言根自有所歸故便即自當之外更有何事而昨見金校理昌協書則高明門下謂我爲言窮心竊笑之玆者竊聞來書之意則似欲我之爲先丈稱停以恔於高明之孝思可見高明之至意矣然金尚書說及木事愚既引伏更無可說至於平日得罪於先丈者專在於鑷事蓋中其毒者此漢最先矣及其排

斥朱子自立己說將有以易天下則愚竊不自遜猥
自託於闢邪說距詖行之義而不量其力之不足將
以身殘滅而極力以斥之此於先丈未免有左右佩
劍者也愚於先丈雖未嘗不服而亦爲斯文世道未
嘗不憂歎也至鑱以凶悖伏法之後則意謂高明爲
先丈當如庾元規之於蘇峻事後而竊聞高明猶斥
打愚陰陽之論其扶護之意猶在尚復何望爲世道
憂歎之心又甚於前而顧以今日老少之說大行其
禍將有甚於癸甲故隱忍不敢言矣日者金校理來
言曩時人以高明抵和叔書相賀以爲今則某僞學
自敗吾輩前日不準按律之請甚幸甚幸夫僞學之

名自有來歷惶恐不敢當第僞學仍爲逆黨是首尾一身事況如我者此路已熟乎況聞嶺人有疏尤可怕也雖然憤鑱之心至今愈甚雖九死而靡悔且雖欲如金憲袖中祭文之云而不成說話此一事則雖欲爲先丈受惡不可得也幸有以恕其愚迷也若其百世之待非愚之說貴書有人心所同云云是百世以俟之意故欲證成其必然矣大抵今日兩家各求道理則在我者只得因高明所斥十分警策以庶幾於一斑之窺可也在高明則只前所謂引義告絕四字實不可易底物事姑當如此以俟行言之息斯可矣不必徒爲紛紛無益於彼此而有害於時事也

又七月二十四日

來書感荷然當初此事之發也使我聽而不聞而已則都無事矣而乃敢妄作書以致漸生葛藤終至於不可收殺則此漢不解事之致也雖悔何及然來教既有許多答責而辭意之健無異於前只當甘受而其中極有不可曉者略復奉質焉朱子論心不翅詳矣而於大學正心章曰仰而貪看鳥回頭錯應人今以來教所謂痛迫痛刻與所謂愛惜云者爲一心並有之物則與朱子說何其相戾耶雖以尊之談鋒筆勢恐無以服人也大抵前後貴說其所以斥我本源言行者則誠可自省而其餘則無非苟且矛盾抑勒

變幻者何爲其然耶所謂威怒指何說而然耶此漢方且恐懼修省之不暇何敢有一毫之威怒耶若以大臣之言而云然則怒室色市甚矣至於忍人之說則自尊無端提起心竊怪之而略陳當初金尚書之心事而已此果此漢之罪耶至於尚書之前後異觀則亦非愚之所敢知問諸水濱可也豈亦非復吳下阿蒙之意耶扶護二字此尊之所甚諱惡者而事實有不然者記昔鶴寺之會先丈明有黑白陰陽之說而其後乃有指一事而非謂全體之云使我有謝李之事此非扶護而何夫鑷也乃敢訾侮朱子則是不知天命而狎大人侮聖言者不待行兇作惡而一毛

一髮無非罪惡故每效其愚於先丈而得罪甚深然此則全不恨矣來教所謂解疑云者不記其如何然以庚申後斥打愚陰陽之論觀之則雖曰解疑而未免於誤解矣打愚嘗以明言於愚矣使愚信左右不信打愚則有所不能矣舍季曩者果有妄發矣然孟子曰殺人之父云云夫殺人之兄而乃殺人之父則可謂侵過一層矣且愆有不酬而今乃酬之以此爲罪則渠亦無辭矣然不能教弟之罪則自有所在故深自咎責責渠亦深切今事之發也亦累書戒之亦難保其懲忿尊又每謂門下諸人云云此安有所謂門下者耶惟去歲沃川諸人通文於此鄉指斥先丈

不遺餘力愚聞之大駭叱責使還取而滅去之此兩事則因令弟城主激而致之也此城主必自知之故不復詳矣惟是來書中師之一字極令人惶愧直欲鑽地以入而不可得也使我受此則實北疏之爲也故吾斥之無所惜矣若見與渠書可知矣人之疑不疑任他而已惟來書所謂不免於扶護罪人之律云云與前日所與和叔書禍福二字相合愚本無禍人之心今乃以此脅持人無乃服習於其人而謂人人皆如是耶既書還抹而猶使人見之者前書忘答矣此事不記何時事然文簡先生嘗於石潭日記手抹休庵一款而字字猶鑿鑿分明此亦有心而可疑者

耶至於先妣云云其在孝思安得不然然日者因金士輔聞尊以母死不明持疇孫竊歎尊之不能推恕於人愚雖無狀何敢尤而效之耶此孫久不敢爲應講計矣今聞大臣請推於　榻前而蒙允則不勝惶恐勢將黽勉冒進而未知終如何也大抵來書怨怒更加一層引義斥絶不宜少緩而猶且云云此則愚昧之所不敢知也幸須諒之

答羅良佐　癸丑十二月

竊伏深山自訟罪過不料吾友不甚鄙夷遠來宿留寒苦窮寂安之若素分者然旣媿無以得此而又竊仰志氣力學非今世之所有也只恨賤疾沉綿氣不

從心不得奉扣富有之一二解携以後想像戀慕者何嘗頃刻少衰也忽於此際耑使遠來書辭勤懇如非至意何以及此感戢之懷蓋未能盡喻也第有喪威之示不勝驚歎賤疾視昔時有間而尚委枕席回蘇未易委命靜俟之外更何所望嘉魚未及入口胃氣先醒珍荷不可言來春之諭曷勝凝竚而人事喜乖亦不敢望耳同春之悲果如來示昨者夏遠來見只相對涕泣而已

又 甲寅十二月

懾虎僧舍一似逃空者不料故人情礼尋到此間喜慰何可言曾渡清漢行到吳山外指點高居不過一

喚餘而不得相招以叙別迫如食物之不下也近事置之勿言可也且已乙之諭今世有如靜圭二先生者耶雖刻鋤無餘不過農夫之終畝而已又以此庸陋介於昭陽蟠谷季仲實晦翁所謂老去光華也無用相慰耳○聞有上游計此漢竄所若不相遠則眞不落莫而彼輩豈肯以勝事相處哉可歎可歎

又 丁巳正月

粤自前臘賤疾頓劇醫藥亦不自濟隔死僅如石鱗矣忽於此時並得兩度書兼數三別紙扶坐讀來頓失沈痾所在也春兄綢事無論地理如何而情順事便是爲深幸爾仲輔略聞人言心實愛惜然不敢深

說而猶貢妄言之懼矣今承不諱之示且知渠深自悔責此可見誠實不欺之法門夫以退陶之盛德猶自訟其初年陷溺暫時失路何妨於不遠之復哉只所慮者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耳好笑○瓮事程夫子以爲故人情厚不敢疑此豈非今日服膺之明訓也且朱夫子釋犯而不校之語曰不必得爲在己失爲在人此實聖門之良規也自有此事以來凡有說及書札一切揮却不見其曲折誠有所未知也鄭相諸子新遭莫大事變其本根則實由此漢論禮之妄其所咎愁之說雖未精當而其咎愁則宜矣且雖咎愁此漢而其所樹立若是其可觀則足爲士林之

光其些少說話之未精何足云云也文谷之蒙恩實兒　上聖之聰明而旋因密啓反汗則陽復無期矣痛歎何極然君子之受困愈甚而其心則愈亨矣且以此暇時讀書存心增益其所未至則天之玉成而將降大任也尤不偶然矣何可恨也北來消息亦堪長吁不知天意果如何耳紙末所示當初一二賢臣說及其徒以爲先事之防則渠輩至請鞫問以助其勢而以爲應援其勢既盛則今日事雖欲已其可得乎宋哲宗時帝年十四有近色之說劉公安世上疏言之太后曰此外間虛傳也范公祖禹曰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凡事言于未然則誠爲過及

其已然則無所及寧受未然之言勿有毋及之悔太后深納之惜乎時輩不足以語此也長吟跋語賤病如許便且告忙未及依教後於歸便更教如何鄙意此猶第二件事不如亟立墓表使不失衣履所藏可也所示祭文可謂情文俱到矣讀來涕潸也可讀之書吾友已到此地位則惟在自擇矣然朱先生請於東萊使授受之諸書此恐是攻文門庭也然鄙意所望不止於此幸毋以局藝自少如何金公事誠不勝慨然也然豈特此一人耶石洲詩曰世間何限不平人誠哉言乎竊聞松翁斬尸之論已發於湖南云矣

答羅碩佐　癸丑十二月

曾蒙遠書撫存雖知事契之誼如是而實感眷意之厚也所諭先銘見託之意竊不勝愴然也孝子之欲顯其親宜無所不用其極而顧乃不擇其人則恐未爲盡善之道以是初甚低徊不敢當而迫於仲氏之要責冒昧奉諾僭汰之誚實所難免抑嘗聞朱夫子之言曰尊聞行知而有以卒就其德業則所以顯揚其親者於是爲大銘之有無初不足爲重輕也此實夙夜銘佩於心而不能自勉者故今以奉誦思欲與賢者相期於未死之前未知以爲如何前於仲氏行病且撓修敬差遲悚仄

答成至善兄弟　丁巳

落此蠻鄉與死爲鄰豈料存札穿到此地如得天外消息驚慰不可言至於王大監亦垂問札此豈意慮所到區區銘感盖不可勝言比年讀何文字克紹先德以幸世道千萬幸甚此誠是未冷之屍然不敢自昧不至全廢書册耳

答宋相哲 己巳四月

即日專城榮養孝思維則羨歎不能已聞節日薦享及我先府君丘壠云此必以先府君建立大節以光我柳氏祖母雙清祖考之休烈當此視節義如讐之日君獨能以仁義之心尊尚如此我柳氏祖母雙清祖考亦豈不曰余有後昆乎感戢之餘不覺淚下也

惠貺及此遠島尤謝眷私

答宋夏績兄弟 丙辰七月

來書鄭重深荷深荷家運不幸弟婦從姪逐月喪亡悲悼何極此亦疝霍相仍眞是不久長之物也然七十已滿死何足恨嗟悼之示足見誠孝之至此事不可他求今日事一刀一肉爲火爲水未有君子而不斥小人亦未有小人而能容君子於此二者判其孰爲君子小人而決其取舍則光明灑落吾身自在矣何必依違兩可拖泥帶水以取人之疑謗耶君家尊公若以我爲小人而絶之則我當自反愧死而無有一毫報咎之心矣此則可質於鬼神也幸以此稟告

於晨昏之際也

尤菴先生文集卷七十六

書 尤 元